

凡人  
脸谱

# 松涛根脉

□许科

的叹息，与坡上的松涛融为一体。

秋冬之交，是大棚里种植蘑菇的时节。祖父在避风的洼地搭起暖棚，用山坡上把来的黑松针铺就温床。他动作轻柔，好似在安放珍宝。棚内幽暗潮湿，弥漫着松针与泥土混合的、近乎神秘的芬芳。过些时日，便有小伞般的蘑菇怯生生钻出松软的土层，带着山林雨后的清气。这无声的萌发，是祖父向土地勤奋获取的另一种温柔馈赠，冬春时节，便成了乡邻餐桌上的鲜味佳肴。

2020年1月，吾儿降生，已是米寿之年的祖父升级当了曾祖父。儿子出生的第六天，一个腊月里寒冽的清晨，祖父独自一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，从老胶南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薛家岛。他裹着厚厚的棉袄，肩头还沾着霜粒。暖气充足的屋子里，祖父小心翼翼地接过襁褓中粉团似的重孙，脸上满是笑意。怀里的重孙正发出含糊的哼唧，小手无意识地抓挠他曾祖父脸上刀刻斧凿般的深纹。祖父笑得更灿烂了，舒展的皱纹如秋收后犁耙在黄土坡上留下的温软曲线，将我带回到四岁那年的一个雨天。

那天，祖父抱着我坐在老屋旁的树

下，小刀在苹果上灵巧游走，果皮簌簌落下。雨点敲打阔叶的声响里，我用笨拙的小手往祖父那温热的铜烟锅里填压烟丝。他低头看我时，脸上犁出的，也是这般沟壑。

……

窗外，晨光越过小区里墨绿的雪松梢头，斜斜地照进屋内，将四代人的身影投射在光洁的地板上，浓淡不一，像一部无声的家族画卷。

在老屋院中，当我看到院中祖父栽种的娃娃菜伸展着嫩绿的叶片，茭瓜藤正沿着支架攀爬时，不禁豁然领悟——生命的藤蔓，原来在生死的两端同时扎下了深根！祖父走了，他一生俯首于这丘陵大地、肩挑日月的姿态，已如碑文镌进我的骨血。那些蘑菇清气、灶膛余温，那铜烟锅里残留的灰烬、紫砂壶壁上凝结的深色茶垢，连同他怀抱重孙时安然的笑纹，俱已化为我生命藤蔓最坚韧的纤维。原来，所谓“祖荫”，并非虚空投下的影子，而是这血脉如藤，在棕壤丘陵的厚土里生息不止，缠绕不休。

丘陵静默，唯有松涛如旧，那曾被祖父倚过的黑松，早已将根脉扎进岁月深处，比任何碑铭更接近永恒。

朝花  
夕拾

# 盛夏

□程爱国

蝉鸣把午后唱得发脆，每片叶子都在蒸腾着热气，像一张张被阳光浸得泛黄的旧书页。风穿过堂屋过道时打了个趔趄，卷起的纸屑蜷缩在墙角，像谁没说完的半句话。

我攥着半块马上要融化的冰糕，指缝间滴下的冰水滴在柏油路上，很快就被蒸腾成一道白痕。盛夏，那些被暑气晒蔫的思念，突然在水渍消失的地方，抽出细弱的根须。

旧草帽檐的草绳磨出了毛边，我数过上面的草结：那是黎明的露水，是黄昏的霞光，是浸在水里的鹅卵石，是藏着被

汗浸湿的名字。

我把草帽摘下来，挂在路边的酸枣树枝丫上。帽檐还留着额头的弧度，草叶间卡着半片晒干的槐花瓣——那是清晨路过老槐树下时，风偷偷塞进来的。

后面来的人会摘走它吗？或许是个扛着锄头的老汉，或许是个追着蝴蝶的孩子。草帽下的阴凉不算大，刚好能遮住眉宇间的疲惫，或是鼻尖上的汗珠。

因为我还在走着，脚边的影子被晒得很短，却总想为谁拉长一些。路尽头的河湾里，芦苇荡正摇着细碎的凉，我要把那点凉气带过去，传递一封没有字的信。

隔开我们的，是晒得发烫的田埂，是蝉鸣断裂的间隙，是朵朵云飘过太阳时，投下的短暂阴影。但我们踩过的尘土，都带着同一种温热的土腥气。

等夕阳把河水染成蜜色，我要往上游走了。岸边的野菊正在结籽，我摘了一把塞进布袋，它们会在某个清晨裂开，把细碎的香，撒在后来者的鞋尖上。

立秋还远，但我已经在路边埋下了陶罐，里面盛着夜里凝结的露水，还有半块没化完的冰——等第一缕秋风掠过树梢时，它们会顺着草根爬出来，在谁的脚边，开出一小片清凉的花。

人间  
烟火

# 村子里的小广场

□赵婷婷

这是一个依山的村子。

村里的四百多户人家沿地势分布，在“东沟”与“西岭”之间，以东西夹带、南北延展的布局，密布着整齐又崭新的民居。在村子中间偏南的位置，是一座祠堂。它原本是一排破败的小屋子，近几年，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，祠堂得以重建，昔日的“老破小”变成了由正房和东西厢房组成的大院落，大门漆朱，门上匾额写着“民俗文化馆”五个大字。正房里供着宗族先祖的画像，厢房里陈列着一些农耕时代的农具和生活器具。祠堂在每年过年期间开放几天，供村里人和返乡过年的族人祭拜寻根。

祠堂的旁边，开辟了一片千余平方米的水泥地小广场。广场北高南低，最北侧安装了一些公共体育设施，有单杠、仰卧起坐辅助器、肩背拉伸器等等。小孩子来这里，往往把仰卧起坐辅助器当滑梯滑；老人来这里，或坐着聊天，或聚在一起打牌。偶尔也会遇见锻炼的老人，带着一身矍铄，在各种设施前展露矫健身姿。曾有一位大爷，抓住单杠两侧立柱上的把手，连做十几个引体向上，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

夏天是小广场最热闹的时候。暑气蒸腾的时候，地里的活计并不多。当夜幕笼罩，白天的热气渐渐消退，小广场的路灯旁边，三三两两的村民逐渐聚拢，蟋蟀、蛾子、螳螂、“瞎闹子”到处乱跳乱飞，经常撞到人身上。

孩子们骑着滑板车或自行车，在广场上飞驰，即使满头大汗依然乐此不疲。广场上晒着麦子和玉米，夜晚都拢成堆，苫上油布，形成一个个天然的“路障”。孩子们骑车穿行其间，灵巧得像一只只鸟。

女人们穿着好看的衣服，跟着音箱里的流行歌曲，一支接一支地跳着广场舞。“怎么也飞不出/花花的世界/原来我是一只/酒醉的蝴蝶……”尽管已不再年轻，身材也不怎么纤细，她们依然踏着或流畅或笨拙的舞步，带着热烈奔放的精气神，将一身的炎热和疲惫抖落。

广场上最热闹的，是一群打锣鼓家什的汉子。他们以鼓为令，大锣、小锣、白镲、小镲按照各自的节奏敲响。锣鼓的节奏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，但节奏会由缓入紧。起始节奏很慢，渐渐的，大家

伙儿的手速越来越快，鼓点越来越密集。快到一定程度时，大锣“哐”地一声收尾，急促的鼓声锣声镲声全都戛然而止，现场突然间由闹入静，余味无穷。五个汉子，穿着简单的T恤，或站或坐，用全身的力气奏响夏日里的蓬勃之音。每一个夏天的夜晚，他们都聚集在这个广场上，带着热腾腾的劲头，把日子敲打得火星子四溅。

广场上有时还会有电影放映员来放映电影。暮色尚未合拢时，放映员就支起白色的幕布，调整好放映机的机位。天黑透以后，等到吃过晚饭的村民陆陆续续拿着板凳来到广场坐定后，电影就开始了。放映的影片有《红海行动》《焦裕禄》，也有《大圣归来》《哪吒闹海》，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片子。老人和孩子坐在幕布前，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，有不愿看的，三五成群坐在稍远的地方，聊着家长里短。

夏天的夜格外短暂，格外清爽。这样清且短的夜，却制造出了一年到头最热闹的光景。小小的村中广场，有人登台、有人献艺、有人唠嗑。整个夏天，我脚下的这方广场，炙热无比。

## 琅琊放歌

### 醉在西海岸

□文霞

金沙滩解开橡木桶的纽扣  
千百只玻璃杯踮起脚尖  
敲响唐岛湾星子坠海的脆响

连三岛把影子泡成琥珀  
渔船在泡沫里摇成秋千  
每一口麦香都带着灵山岛的弧度  
每声笑都撞碎成银沙滩的粼光万千

有人把故事泡进啤酒城的酒花  
有人让寂寞随连三岛的浪飘远  
凤凰岛的屋檐垂落琥珀色的星子  
大珠山泉水在喉间漫过旧岁的堤岸

不必问银河在哪片浪里宿醉  
此刻的西海岸  
把整座滩的欢畅酿成月光  
浸甜每个碰响的杯盏

### 夏日的黄昏

□周家海

夕阳在蝉鸣中滑下了远山  
炊烟在微风的问候下弯腰致敬

河流无语  
绕村而过，静静流淌  
让黄昏和晚霞的脚步踏波无痕

荷塘  
是乡村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  
蛙们轻轻擂响鼓点

暮色渐浓  
悄悄点燃了乡村的万家灯火  
而倦鸟却急着归巢，无心观景

此时，乡村陷入了  
一派前所未有的寂静

在房前屋后、草地和灌木丛  
纷飞乱舞的萤火虫  
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变成天上星

### 秋千谣

□王峰

虽然风，多次吹往天边  
可这阵风，真的要吹往永远的天边  
虽然云，多次飘向海角  
可从没有一片，像这片飘得那么远

虽然情，一次次地让你泪水涟涟  
不像这只鸟，似乎无尽的远方已飞完  
虽然爱，一遍遍地让你动了执念  
没有一只鱼，又怎会不荒芜海的田园

时间，想让我变成一只钟摆  
告诉我美，就是欣赏叫做轮回的弧线

如同风中的鸟，海中的鱼  
曾经为了爱情，无数次地北回南迁

如果生命不是注定  
而是一种选择  
我愿在永恒的飘荡中  
化为一架秋千